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 
第三十七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 鬧齋堂貧子逢妻

我本禪宗不會禪，甘休林下度餘年。萬緣歌盡非除遣，一性圓明本自然。

山色溪光明祖意，鳥啼花笑語真詮。

開窗自看雲生滅，驚起鴛鴦水上眠。

卻說那一日有喇嘛女僧送了五十兩銀子來，使福清姑子預備齋供，安立道場。原是夜裡指教，白日止念番經。又不肯在方丈講堂上，福清尼沒奈何，只得把師師東書房取開。原是翟員外住的一帶廂房，上下二十餘間，原有床帳桌椅在內，周圍安下帳幔、經桌、香燭之類。不消一日，俱已完備，使小尼姑談富去請番姑登座。

次日，先有一群喇嘛和尚三四十眾來到了大殿上上香，又有那中國的淫僧、無籍的光棍、把頭也照樣纏起來，一樣披著紅布，一口錘，騎著大馬，混在番僧隊裡，替他詐人錢財，引著這些婦女入教，昏夜在一個床上行淫演法。吃的是牛肉火酒，說他是個教門，原是個不算葷的，因此這些番僧們中間倒有一半假喇嘛在內，動不動稱是王爺供養的活佛，就是官府也奈何他不得，任他胡亂罷了。

到天將過午，那百花姑一頂轎、一對黃旗、一對紅旗，後面騎馬的女僧有百十餘眾，簇擁大轎左右，俱是黃布纏頭，紅錦披肩，一樣僧鞋。男女不辨，只看嘴上沒有鬍子的便道是女喇嘛了。哪知道女喇嘛裡又有假的，或是中國無恥的尼姑、吃齋的邪婦，也都投做徒弟，打扮起來，隨眾混亂，哪裡去辨去？到了大覺寺門，下了轎，這些喇嘛一湧而入，那先到的喇嘛，都迎出殿來，打起番鼓，吹著海螺，隨百花姑上殿拜佛，然後走到東邊新安的方丈，早已安了講座蒲團，兩邊聽講的長凳，坐了滿滿一屋。先是福清來參拜問訊，遍送了茶。茶罷排齋，番姑在法座上獨自吃齋，糧食異果，都是高簇。排上飯來，又是二十大碗，無非香菌、麻姑、燕窩、天花各種素菜，油碟、麵筋、糖拌鮮藕等物。吃了幾斤，取出去給喇嘛用了。分了兩席，那喇嘛、和尚卻是一張長桌，另排素齋，各人面前一盤糖卷，一鍋蒸飯，各樣素菜，十分豐足。那喇嘛打起磬子，不知念了幾句番經，一齊把齋飯吃飽了，取了家器，各人下堂洗手吃茶。日落天晚，番姑才安排壇場。這些看的婦女和這燒香的閒漢，都立住了腳觀看，有說是請下活菩薩來的，有說是試他法術、要拆剝活人的。門里門外不知有多少人等著看這些百花姑演法，連這福清姑子也不知演甚麼法，講甚麼經。

到了掌起燈燭來，大殿上擊鼓念晚功課，這百花姑還不見上座。大殿晚功課已畢，只見喇嘛吹起四隻海螺來，嗚嗚之聲，如鸞鳴虎吼相似。待不多時，打二十四面大鼓，一齊打起，鬧成一塊。但見喇嘛和尚們也不拜佛，也不打坐，抬出一尊西藏參金的佛來，有二尺餘高，卻是男佛女佛合眼相抱，赤身裸體，把那個陽具直灌入牝中，寸縫不留，止有二卵在外，用一鳥木螺鈿九重塔龕內安坐，使黃羅帳幔遮蓋，不許外人窺看。這就是大喜樂禪定的宗教。兩僧將佛供在中間，百花姑才下了法座，繞佛三匝，把手中銅鼓搖起，如今日貨郎鼓一般，口裡念著番咒，拜了幾拜，卻自己先取了一柄大鼓，下墜銅環，和女巫一樣，把底鼓搖著，打起唱的曲兒，嬌聲浪氣，極是好聽。這些女喇嘛一人一面鼓，齊齊打起，和著番曲，刮得山動地搖，言語全聽不出來。打了一回，只見四個男喇嘛對舞，左跳右跳，下去了。又是四個女喇嘛對舞，左跳右跳，下去了。又是男女各跳，女搭著男的肩，男搭著女的肩，前合後仰，側胸歪頭，備極邪戲狎的丑狀。這看的婦女們插肩擠背，著實動火。又見那燈上畫的春容，掛的神像，和這龕裡金佛，俱是男女交媾。這些喇嘛們不分男女，顛倒風狂，方丈門外，看的長年老成的香客，吃齋識羞的婦女，也有散去的。落下的這些淫女邪婦，見這男女相調的光景，也就恨不得混入一伙，貼身交頭。只有這孔、黎二寡婦和金桂、梅玉二女看到迷處，在那眾尼姑香客叢中，險不把這禪襖兒濕透了，熱一回，癢一回，正是沒有著處。

福清送上齋來吃了，只見百花姑上得法座，兩眼朦朧，盤膝打座。早有一個大喇嘛和尚，四十餘歲，生得黑面鉤鼻，一嘴連腮拳胡的，在佛前，手持鼓，舞得團團轉起來。眾喇嘛一齊和佛，隨著亂轉，滿屋裡轉得風車相似，好不中看，叫是那胡旋舞，連供桌上燈燭都舞得昏暗了。胡旋舞已畢，這和尚跳上法座，把百花姑摟在胸前，捏鼻子，捏耳朵，摟得緊緊的，用兩大腿盤在膝上，人定去了。這些女喇嘛，一個三十歲的年紀，生得眼大腮寬，面如赤裏的，纏著紅西洋布，露出胸前錦抹胸來，也手執大鼓，向佛前一左一右，一跳一滾。又一個女喇嘛，生得二十餘歲，白淨面皮，柳眉星眼，唇若塗朱，戴著緊姑姑的帽兒，手裡拿起兩面銅鈸，各帶紅繩，撒有一丈餘高，一上一下，一東一西，對這擊鼓的並舞不止，真如飛鳳游龍，看的眼花撩亂，這叫是天魔舞。

這等輪流亂舞，到了三更，佛堂上燈燭將燼，昏暗不明，這些女喇嘛一人一對，俱上禪床，放下黃綾帳幔，一個個面壁盤膝，摟臂貼胸，坐喜樂禪定去了。這百花姑姑合眼入定，把幾個喇嘛和尚不知入定了多少，才完了他的大喜樂禪。直鬧到五鼓，這喇嘛也有下床的，出定的，卻見大盤牛肉燒酒，每人一盤是大喜樂齋飯，把這大覺寺裡尼僧弄得個半顛半倒，恨不得也學這演法兒，好不快活，卻去冷清清看經念佛，怎如得他們這等禪定。這裡喇嘛收拾了壇場，以此為常，把個大覺寺，開一旁門，做他的喜樂禪林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這來看喇嘛的婦女們，俱是汴京城裡慣串寺燒香，養和尚，認徒弟，吃邪齋，講外道的，哪有正經人家肯就容這婦女們燒香入廟之理。就中有個指揮營裡舊武職張都監娘子，雖在人叢裡面認得這孔千戶娘子、黎指揮娘子，在姑子房裡坐的，倒像十五年前孔奶奶、黎奶奶一般，怎麼這幾年在北京地方，卻走在這裡來？又有兩個好齊整的女兒，莫非是我當初主媒，說他兩個乾親家的？先進方丈和眾姑子問訊了，上前細認，才笑嘻嘻的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兩個就不認得我了？」黎指揮娘子上前一看，才認得是張都監家李太太，當初住著一個營裡，結著上東嶽廟進香的社，何等親熱，經這大亂，你東我西，險不當面錯過了。拜了又拜，又忙叫金桂、梅玉過來拜見道：「這就是當初替你兩個做媒的張都監太太。」當下拜了，張都監娘子看了看兩個女兒，如花似玉，和那一對牙人兒一般，道：「記得分別時，兩個姑娘才三四歲，今日長出這樣個苗條來。休說我們不老！」

尼姑讓到齋堂裡，擺上茶來。看這張都監娘子，比舊日頭盡白了，打扮得老成，穿著紫花布披風，甚是淡素，說些當年舊話，家長裡短的問題了。因說起：「你兩家的親家，這幾年因大亂，可曾通個信兒？就忘記了是那家的媳婦。二位姑娘也都是該出嫁的年紀了。」黎指揮娘子便說：「這幾年在北方，做個窮武官，又遇著不幸，人亡家破，那裡通個信兒去？」指著金桂道：「我這個孽障，從許了劉指揮家，酒席上換了個鍾兒，誰見他根絲麻綿繡兒來？他家公公，撥在山西守備，還不知在不在？」

張都監娘子道：「我老了忘事，通不記得。你和小指揮劉麻子家做了親？」說著話，看了看金桂姐，就沒言語了。又問孔千戶娘子道：「這位姑娘，當初許配誰家？」孔千戶娘子道：「西營裡王千戶。從定了親，遭著兵亂，各人分守，只說道日後成婚時行媒禮罷，如今也沒個人影兒來問聲，過這窮日子，孤兒寡婦，還不知後來這女兒怎樣打發哩。」張都監娘子道：「這不是老王千戶王明宇的兒子麼？」孔千戶娘子道：「正就是他。我記得倒是一個好白淨女婿，大梅姑娘兩歲，如今也該十八九歲了。」張都監娘子道：「你還不知，這是我外甥哩。從撥在大同營裡，這兒子死了十多年了，你還想女婿哩！一家人家通沒個影兒了。」又看了金桂姐道：「我本不該通這個信兒。說起來，你娘兒兩個又要一場惱了。」黎指揮娘子道：「莫非俺親家女婿，也亂後沒了？」張都監娘子道：「沒有了倒還乾淨，如今劉指揮夫妻都外喪了，撇下你這女婿，窮得沒有片瓦根椽，又沒人樣，被金兵頭上砍了一刀，剛逃出命來，如今只一根腿走的路，人都叫他劉瘸子。這些時只在親營裡趕飯吃，那裡有個家業哩。今日要隨著我也來燒香，因走不動，借了個驢騎著，隨我後邊，不知幾時到哩。」說得黎指揮娘子滿眼淚落，金桂垂首無言。正在傷心處，只見了一群男女走進方丈來，叫張都監娘子道：「這早晚該家去了，趕得驢來接你哩！」就中指出一個十八歲的小廝來，只見：

胡腮拐臉，頭上蓬幾根黃毛；綽口稀牙，身上披半截藍襖。癩腳雁尋更，三步頂人一步；癩頭龜下水，縮頭容易起頭難。行動時左足先仰，好似等打拐的氣球。立下時單腿獨勞，又像扮魁星的踢門。仙客追隨，不日裝成李鐵拐；美人絕倒，何年得見趙平

原。

這就是劉指揮的蔭襲、金桂姐的佳婿。天地間事，偏是這樣不得好配。從來說好馬卻駝癡漢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倘佳人對了才子，這古來美女，再沒有懷春的心事，蠢夫遇了拙婦，那田舍翁哪有外遇的風情？偏是兩下相左，才弄了個缺陷。乾坤中出些風流話柄：春花秋月，遇景傷心，蝶使蜂媒，幽期密約，只因天不完成好事，所以配錯紅絲。難道月老不是偏心的？姻緣簿就是鐵板刻的，不許各人一點方便？也有古來淫奔之事，留傳作風流話本。如文君不奔司馬相如，只守了一世孤寡，那得傳名？李亞仙不留下鄭元和，後來如何封得沂國夫人？此等男女相慕，成了美事，也有天緣相湊的。閒話不提。

卻說這劉瘸子拐進方丈來，看著張都監娘子笑道：「大娘不等我先來了，聽了一夜的番經，如今該回去了。」看著孔千戶、黎指揮娘女們一處坐著，朝上唱了個喏道：「這大娘們是誰哩？」這都監娘子口快道：「你還不給你丈母磕頭。今日也找丈母，明日也找丈母，卻原來這裡相會。」劉瘸子抬頭一看，但見兩個好齊整女子隨著這兩個寡婦身後，也不認得那一個是丈母，把那癩腿伸開，先趴在地下磕頭去，羞得個金桂姐轉過臉去，一時沒有藏處。

這瘸子明知看見那是他媳婦，卻認不出那一個是金姑娘，故意問道：「我的媳婦金姑娘可好麼？」黎指揮娘子惱得答應不出來。張都監娘子好頑口快，拉過金桂姐的手來道：「你看看這等樣一個媳婦。我看你在哪裡成親！」劉瘸子抬頭一見，不知魂飛在那裡去了，嚇得心窩裡亂跳，好似見了狼的一般，又唱了一個喏道：「明日我到丈母家去磕頭罷。」一步一拐出寺去了。這孔、黎二寡婦和張都監娘子好生沒趣。金桂姐十分的春心，不覺一時冰冷，哭不得，笑不得，暗暗的歎道：「好命苦，遇著這個冤家，倒不如梅玉死了丈夫，落得乾淨，還好另嫁。」說著送出張都監娘子去了。

這些尼姑也都嗟歎這兩個女兒一表人材，卻遇著這兩個女婿，正是前生修不全的。留他娘女們四人吃早齋，說來舊日庵子上沒人看管，隔得遠了，如今這大覺寺的房頭極寬，不如接上你娘女們來，還是隔壁住著，做些針線。福清說道：「自從進得寺來，立起叢林接眾來，上下有百餘眾女僧，整日價香客茶水，忙不了，一雙鞋腳也沒人做。還請他姐兒們來，後面三教堂東邊一所閒房，前後十二間，原是李師師家下人住的，如今隔個書房。俺出家人不便走動，你們來住著，做鞋做腳的方便些。」孔、黎二寡婦道：「可知好哩。那裡孤孤淒淒的，從你老人家過來了，也沒個人兒說話，連酒本錢都沒了，還戀著甚麼？看個日子搬過來，靠著這寺裡，也好做伴兒。」一行說著，尼姑送出寺來，分別上路回家去了。

先使癡哥去開了門，兩個寡婦進去坐下，黎指揮娘子歎了一口氣，向孔千戶娘子道：「今日也等女婿，明日也等女婿，到如今弄出這個冤家來了！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休說窮得一個窩兒也沒有，只這個殘疾癩子，我這等一個女兒，怎麼看著他過日子？到不如玉姑娘退了親，何等乾淨。」說畢放聲大哭，孔千戶娘子勸住了。金桂姐也自回房，嗚嗚咽咽，啼哭去了。孔千戶娘子便道：「依著我說，這個女婿，也還差著個影兒哩。當初你家又沒見個三媒四證、羊紅酒禮，不過是一群酒鬼們醉了，換了個鍾兒，誰是見來？白白的來騙個媳婦，也憑何天理。」幾句話倒把黎指揮娘子提醒了，說道：「你也說的是，休道咱這樣個女兒，就是個好女婿，也要和他講個明白，咱是烏毛烏嘴的一句沒言語，乾貼出一塊肉去罷。」這裡安排著只不認女婿，是個主意，也不悽惶了。

卻說這梅玉姐因自己女婿沒了，先也惶，後來見金桂姐女婿劉瘸子那個模樣，好不心裡爽利，暗暗道：「要這樣東西，到不如早早離了眼，省得耽擱了人的性命。」一路上回家，只見一個人，青衣大帽，遠遠的跟到兩人門首，又在鄰家吳銀匠家裡站了一會才去了，正不知是甚麼樣人。可見女兒家張頭露面街上行走，自然惹出事來，正是：鰲魚吞卻鉤和線，從今引出是非來。